



魏世杰的脸上时常挂着温和的微笑，如果不是他的故事被大众看到，很难想象他背负着怎样沉重的人生。

这个夏天，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《大家面对面》对话了青岛这位核武老人魏世杰。

“我这一生完成了我的任务。”魏世杰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，“立功，我在核武器研究院得过优秀科技工作者；立言，我写了很书，《禁地青春》把特殊年代的生活真实记录下来，很有意义；立德，我在家照顾3个病号，始终不离不弃，一直照顾他们，尽到了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。”

核武老人魏世杰：与苦难握手言和

记者 李静 王开智 青岛报道

写作是生命的必须

采访约到了晚上7点半，这是魏世杰从女儿魏海燕处“下班”回家的时间。

夜间的漫谈，格外安静。魏世杰已经84岁，白天他去参加了一场活动，下午照顾女儿，晚上坐在沙发上才逐渐有了倦意。

无数个这样的深夜，他独自伏案，写完了自传体长篇小说《禁地青春》。这本书在2024年9月第三次再版，上册讲述他在青海的经历，下册则记录在四川的经历。

《禁地青春》写的是魏世杰的青春，更是他的作家梦。他从小喜欢文学，“这是我终身的爱好。”然而，当时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声音充斥在身边，所以考入山东大学时，他选择了物理专业。

到了大学，魏世杰除了学习专业，始终保持写作的爱好。他不断向出版社投稿，尽管大部分都被退回。在《山东科技报》发表几百字的处女作时，魏世杰高兴了很久。

1964年，到青海221厂以后，魏世杰暂停投稿。直到回到山东，他始终想写点东西。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来家中，魏世杰拿出长篇小说《东方蘑菇云》，对方觉得写得好。这也成为他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还得了奖。“新闻联播上闪了一秒钟。”老人向记者讲起时，笑得前俯后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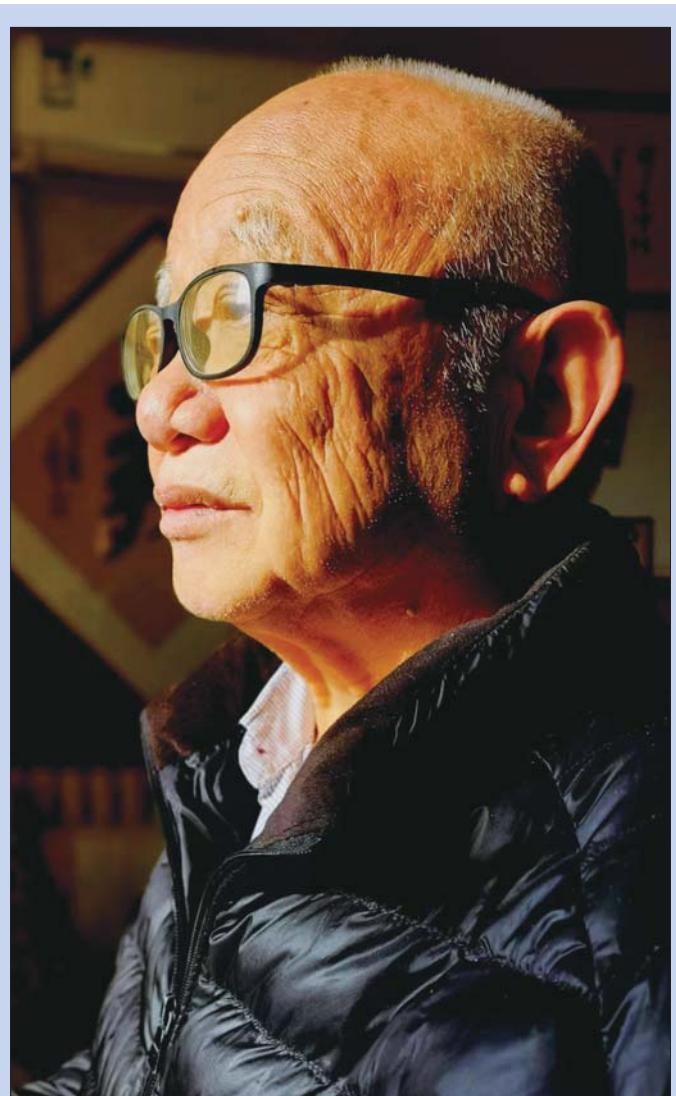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的助手王月玲，给我帮助很大。”王月玲建议魏世杰在网上写自己的故事。于是，2011年，“天涯杂谈”网站上出现了“核武老人26年亲历记”的帖子。魏世杰每天写一两千字，王月玲负责整理修改发布，并和网友互动。“雷打不动地写，不更新的话，读者会催。”那时，很多铁杆粉丝聚在帖子下面。

火的那一年，他70岁。有人联系他出书，有人想改编成影视作品。这个隐形藏名半生的老人重新与世界链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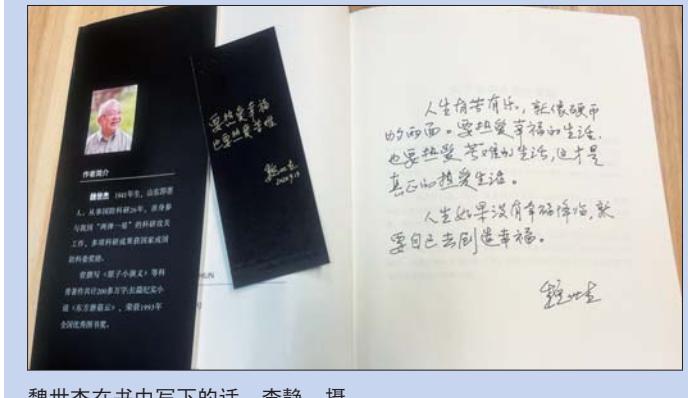
写作从未停止。如今，他不再写大部头作品，也没有特别的写作计划，只写一些小故事，魏世杰称为微型科幻小说。“写作是体现我价值的生命动力，是生命的一部分。这些年照顾3个病号，如果不写作，我就崩溃了，可能就不存在了。”参加活动时，他常鼓励年轻人，“除了本职工作，要有一个爱好，在遇到逆境的时候，它会给你力量。”

和苦难握手

夜里，魏世杰经常梦到回到



魏世杰(受访者供图)



魏世杰在书中写下的话。李静 摄

青海211厂。青海211厂，隶属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，是我国首个核武器研制基地。“那段日子很难忘。26年，几乎前半生都在那里度过。”魏世杰形容那段经历分量很重，几乎占据生命的80%。

刚到那里时，魏世杰对自己的工作内容一无所知，也不清楚自己未来的路。“去了一年，我们猜测是研制原子弹。我们都是年轻人，国家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，信任你，有一种自豪感。山大就选了两个人，当时觉得自己不得了。”原本窝在沙发里的魏世杰，坐得笔直。

正是因为这些经历，才有了《禁地青春》。魏世杰坦言，“上册比较满意，下册不太满意。”原因不是写作状态发生了改变，而是他觉得前面经历的故事更精彩。

“上册有初恋的故事，后来她牺牲了。时代比较特殊，我经历了很多故事，内容更打动读者的心。下册故事比较平淡，没有那么多大风大浪。”魏世杰说，“在逆境下跟顺境下，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。”

“我的一生充满苦难和坎坷。”魏世杰说道。

离开四川以后，1990年，魏世杰调至青岛市黄岛区科委从事科技管理工作。1996年，他正式退休。

后半生，他面对家中3个病号。儿子魏刚患先天性智力障碍，女儿魏海燕患上强迫症和精神分裂。起初，夫妻俩分工，妻子去医院照顾女儿，魏世杰在家照顾儿子。后来，妻子晚年重度抑郁转为精神失常。

“3个病号不是同时出现。”这或许给一个丈夫、父亲些许喘息的时间。直到2022年冬，妻子去世，这个家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的肩上。

如今，一个老人照顾两个步入老年的孩子。他却在书中写道：和苦难掰手腕，屡次掰手腕发现掰不过了，和苦难握手言和，也不是投降。

他尝尽百般滋味，对记者感慨：“我觉得人生总有坎坷，不过我多一些而已。不要指望人生一直顺利，要时刻做好准备，迎接灾难的到来，来了以后，也不要害怕，去接受它。”

女儿喝一杯水要一个小时

魏世杰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洗漱后便前往女儿魏海燕家。他在这里吃早饭，海燕有时吃早饭，有时不吃，多数情况下她一天只吃一顿饭。

早饭后的上午，是魏世杰的会客时间。如果无人来访，他就看书、追剧。“最近还喜欢看破案剧、惊险片。”中午，魏世杰会睡一个小时。起床后，是他一天中最忙的一段时间。

照顾女儿喝水，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“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”海燕喝水的程序复杂，必须由魏世杰倒水，一次次兑好水，还要确认桌子干不干净、物品摆放符不符合心意。面对这些，魏世杰总是不急不躁。

海燕喝一杯水，往往从3点到4点，整整一个小时。魏世杰这才喘口气。

他现在的的生活很有规律。海燕喝完水后，魏世杰会去散步。他家附近有一座小山，之前他去爬山，现在爬不动了，就在院子里走走。

下午5点半到6点半，魏世杰回家吃晚饭。6点半到7点半，到了给海燕做饭的时间。最近，她喜欢吃四喜丸子，便让王月玲去买。

家里保姆负责给海燕做菜，要求有素有荤，而且每天不能重样。魏世杰有一个笔记本，专门记录海燕的菜谱。“记下昨天吃什么菜，今天不能再吃了。要不然她问了，我想不起来。”

晚上7点半，魏世杰准时“下班”。他跟海燕约定好，有任何问题要在7点半前提出来，他都会为女儿去办。走之前，魏世杰要跟海燕说句话，然后把门关好。

“这就是我的生活。”魏世杰说。

“儿子比较省心，给他一些零

花钱就好。女儿因为强迫症会让你干这干那，有时很累。但也是一种天伦之乐，我80多岁了，女儿整天‘爸’‘爸’这样喊你。”他珍惜这样的日子。

海燕上过大学，明事理，只是受强迫症困扰，对很多事有严格要求。她有自己的爱好，每天下午让魏世杰打开手机，她要唱歌。在魏世杰心里，女儿的喜怒哀乐，自己也会共振。

魏世杰经常给海燕制定规则，又屡屡打破。“女儿这一生不容易，没有成家，受到病痛折磨。我总觉得有点对不起她，我把她带来这个世界，但她没能拥有常人的幸福。”海燕想干什么，魏世杰总是尽力满足。

“我不遗憾”

“生如夏花灿烂，死如秋叶静美。”魏世杰说自己如今就等待着像秋天的叶子落下去，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。

他不恐惧衰老，甚至开始考虑后事。魏世杰已经80多岁了，父母就是这个年纪走的，女儿海燕也长出刺眼的白发。“说不定哪一天，我就不在了。我这个年纪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出问题。”前段时间，魏世杰还经历了一次心梗。

他写好了遗嘱，叫来律师和监护人。“我考虑得比较细致，我觉得我尽到了最大努力，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。趁我现在还比较清楚，把这些都解决了。”

晚年时，他回顾一生：前半生，在荒漠高原、深山老林度过了26年艰苦而危险的隐姓埋名的生活。后半生，回到青岛老家，本想落叶归根，安享晚年，但家庭的苦难又接踵而至。

“我不遗憾，该做的事情都做了，还是挺丰富多彩，我还是比较幸福的一个人。”说到“幸福”二字，魏世杰笑了笑。

在书中，他也写到幸福。“人生有苦有乐，就像硬币的两面。要热爱幸福的生活，也要热爱苦难的生活，这才是真正的热爱生活。人生如果没有幸福降临，就要自己去创造幸福。”

今年，他又出版了8本科普书，还在短视频平台分享着自己的故事。他从不渲染苦难，还调侃自己是“倒霉”老头，总是以轻松的方式出现在大众面前。他知道在网络上需要面对的声音很多，他不看，也不在乎。

如果被更多人记住并对他们产生影响，“这可能也是我对社会的贡献。”魏世杰说，“年轻人看看我的经历，可能会觉得很多事情变得微不足道。当下，年轻人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在困难面前，保持乐观的情绪，这很重要。”

采访结束时，魏世杰给记者留下一句特别的话：祝你幸福。